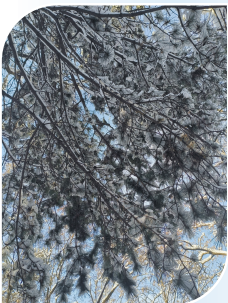




天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 毛泽东《七律·答友人》 是写给谁的

刘振



毛泽东于1961年创作的《七律·答友人》自1963年发表以来,广为流传;而其诗作主旨,特别是题中“友人”所指,长期引发众多论者探讨。传统观点认为:“友人”指周世钊或乐天宇。窃以为:此诗缘自诗友酬唱,也充满了对杨开慧烈士的深切怀念。

### 文献解析:友人身份的观点争鸣

一是“友人即周世钊说”。此说出现最早,流传最广,论据主要有两条:一是1963年始编毛泽东诗词集时,该诗清样稿标题曾为《答周世钊》。二是1964年1月毛泽东与英译者解释时曾说“‘友人’指周世钊”。周世钊作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与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在写给他的信中说:“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我看你这个是可以兼的”。毛泽东与其相交逾六十载,过从甚密,常与其通信往来、诗词唱和。因此,多数人对“友人即周世钊”之说深信不疑。

二是“友人是乐天宇说”。此说论据也有两条:一是周世钊与九嵛山并无关联,难以解释诗句从“九嵛山”入手之缘由;而乐天宇则正是九嵛山所在湖南宁远县人。二是当时周世钊、李达、乐天宇三友相约致意毛泽东时,乐天宇送了一枝九嵛山斑竹和一首诗,李达送了一根斑竹毛笔和一首诗,周世钊则是赠送一幅内有东汉蔡邕《九嵛山铭》的墨刻——三友之中,唯独周世钊此次并未写诗。

三是“友人实指杨开慧说”。1975年毛泽东在对北京大学讲师卢荻阐释此诗时明言:“‘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毛泽东诗词素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特质,如《蝶恋花·答李淑一》虽题为“答李淑一”,主旨却是怀念杨开慧、柳直荀等烈士。《七律·答友人》或也可能借“答友人”之形,抒“怀开慧”之情。

### 意象解析:思乡怀旧的直接佐证

一是地理意象的精准投射。全诗共有五处地理意象,三处明指:首联“九嵛山上白云飞”之“九嵛山”,坐落于永州;颈联“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之“洞庭”(洞庭湖)与“长岛”(橘子洲),分别坐落于岳阳和长沙;两处暗指:首联“帝子乘风下翠微”一句,化用先秦屈原《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日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名句,点出“湘楚之地”;尾联“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化用唐末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薛荔村”佳句,点出“湘江故国”。地理意象均指向湖南,奠定了思乡、怀旧、念故人的基调。

二是专属意象的确切点明。额联“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是解读全诗主旨的关键。“斑竹泪”在传统文化中素为象征忠贞爱情的专属意象,诗句在此引用用意非凡——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曾叹“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这种刻骨铭心的悲

痛,化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倾盆雨”和《七律·答友人》中的“千滴泪”,与湘妃啼竹故事形成了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而“红霞”意象更将诗作主旨渲染得呼之欲出:因杨开慧生在朝霞万丈的黎明,故得小名“霞妹子”;1919年热恋中的毛泽东与杨开慧,书信中各以“霞”“润”互称;1920年成婚后,“霞姑”便是亲人对杨开慧的独有昵称。诗句在此珍之重之点出“红霞”二字,或正是对“霞姑”杨开慧赋予的最美底色、给予的最高礼赞。

三是典故意向的联想印证。毛泽东曾言“诗要用形象思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此诗颈联便连用了两个历史文学典故:“洞庭波涌连天雪”一句,似化用了柳毅为龙女传书、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而“长岛人歌动地诗”一句,与“帝子乘风下翠微”“红霞万朵百重衣”连读,便可清晰再现一位神女身披霓裳羽衣,卓立红霞间的唯美形象——“长岛之诗”的意象,不仅回顾了青年毛泽东于湘江橘子洲头写下《沁园春·长沙》时的壮志如虹,也巧借长岛(蓬莱)之名,似依稀指向白居易《长恨歌》典故,含蓄表达出伉俪情深。

### 逻辑解析:追念亡妻的深层情愫

一是绵延不绝的情感脉络。早在1919年,青年毛泽东就摘抄杨开慧诗作“所盼娇丽菊,今尚独开花;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向其求婚;1921年,两人新婚燕尔梦相

思,素来英雄气概的毛泽东在《虞美人·枕上》中写下“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的儿女情长;到1923年,又以《贺新郎·别友》“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表达对妻子的珍视;再到1930年冬,突闻杨开慧烈士牺牲噩耗,毛泽东泣血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此后数十年,毛泽东始终未能忘情:直到1957年,他还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直书“我失骄杨君失柳”追思亡妻,并叮嘱李淑一“暑假或寒假你若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乃至1962年章士钊面询“骄杨”之义时,毛泽东仍慨然以“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回应,尽显赞赏之情。

二是作者当时的心绪分析。1961年的毛泽东,在诗词创作领域有三件事情值得关注:第一件事情,是创作了这首别具风采与情韵的《七律·答友人》;第二件事情,是12月创作了他自述为“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的词作名篇《卜算子·咏梅》;而第三件事情,便是重抄了四十年前的词作《虞美人·枕上》。对此,陈晋这样说:“他也把这首词保存了一辈子,于迟暮之年,又把它翻出来,在1961年,亲手书写下交给了身边的卫士张先朋,希望他好好保存。”可以确信:同一年里创作誊写的这三首诗词之间,一定存在某种确切而深沉的逻辑关系与情感联结。

三是一以贯之的创作传统。凡是题赠、唱和友人的毛泽东诗词,一般会在题中点出对方姓名:如《五古·挽易昌陶》《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五律·挽戴安澜将军》《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等,且并不会因同一人有多次唱和而避开,如对郭沫若,便有三次和诗并注名;若涉及父母、妻子等亲人,则往往以父、母、友来指代,如《赠父诗》《祭母文》以及公认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别友》等。因此,诗题翻由具体人名改定为“友人”,既符合诗作主旨,也恰是回归了这一命题传统。

综上,《七律·答友人》格局高远开阔,意象生动传神,韵律工整严谨,用典浑然天成,借“答诗友”之机,抒“怀开慧”之情,并将个人心绪升华为极有感染力的情感鸣响和深具审美价值的文学表达,不仅是毛泽东诗词中的经典作品,也是现代诗词中难得的精品佳作。

春又来”之句,点破生生不息的天道;苏轼的《冬至日独游吉祥寺》,“井底微阳回未回,萧萧寒雨湿枯萸”,则于寂寥中见生机。最具哲学意味的,当数宋代思想家对冬至的深刻体悟。张载《正蒙》中“阴阳之气,循环迭至”的宇宙观,深刻揭示了冬至一阳初生的天道运行规律;而程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天同”的诗句,则透露出天人相感的理趣。明清文人更发展出“冬至雅集”——赏雪、赋诗、临帖、赏鉴古器,列鼎焚香观古画,冰窗呵墨写新诗,在至寒之境修炼精神的春意。

古人对冬至阴极阳生的辩证思维,深植于华夏文明的哲学智慧。《易经》“复卦”对应冬至,其彖辞“七日来复”正合太阳运行的周期规律。医家则在此日推索“闭关静养”,药王孙思邈的《摄养论》强调,冬至日阳气初生,宜安身静体,不可妄泄。这种“养藏之道”从宫廷延至民间,形成了冬季进补、早卧晚起的生命智慧。

从《后汉书》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到顾禄《清嘉录》记“嘉兴重冬至,俗谚‘冬至大似年’”……这条贯穿千年的冬至文脉,实则是农耕文明对天道运行的准确把握与虔诚遵循。当现代人仍在这一日煮饺温酒时,我们延续的不仅是习俗,更是祖先对宇宙节奏的深刻认同。在最长的寒夜里守护最微弱的阳气,在最深的黑暗中等候最长久的光明。这种“冬至守护”,早已深化为中华文化“冬藏春发、静守待时”的生命智慧,在岁岁年年的炊烟影间,传承着天人共舞的永恒节律。

“种子里藏着生命的力量。”李禾说。有一次,她培育一批古老的玉兰树种子。这些种子沉睡了很久,发芽率很低。她查阅了大量资料,调整了温度和土壤配比。每天耐心浇水、通风,记录数据。三个月后,第一株嫩芽破土而出。那一刻,她激动得差点儿哭出来。现在,那些玉兰树已经长得枝繁叶茂。每到春天,洁白的花朵挂满枝头,香气四溢。很多游客来拍照打卡,李禾不会给他们讲种子发芽的故事。她说,生命的成长需要耐心,就像这些种子,只要用心呵护,总能绽放美丽。

王柏是古镇上的古树守护人。镇中心的那棵老槐树,已经有五百多年的树龄。树干粗壮,需要几个人才能合抱,枝叶遮天蔽日,覆盖了几大半个广场。

王柏的爷爷和父亲,都曾是这样古树的守护者。从小,他就听爷爷讲古树的故事。战乱年代,古树曾为村民遮风挡雨;饥荒岁月,树上的槐花都被村民摘去充饥。古树见证了古镇的变迁,也守护了一代又一代村民。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常常行色匆匆,忽略了身边的草木。但正是这些沉默的生命,给了我们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风景,也给了我们心灵的慰藉。张山守护的山林,是地球的肺叶;李禾培育的种子,是未来的希望;王柏守护的古树,是历史的见证。

草木间的足迹,是责任的印记,是热爱的表达,也是生命与自然的对话。它们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唯有敬畏自然、呵护生命,才能实现共生共荣。愿我们都能放慢脚步,走进自然,在草木间留下属于自己的足迹,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力量。

王柏是古镇上的古树守护人。镇中心的那棵老槐树,已经有五百多年的树龄。树干粗壮,需要几个人才能合抱,枝叶遮天蔽日,覆盖了几大半个广场。王柏的爷爷和父亲,都曾是这样古树的守护者。从小,他就听爷爷讲古树的故事。战乱年代,古树曾为村民遮风挡雨;饥荒岁月,树上的槐花都被村民摘去充饥。古树见证了古镇的变迁,也守护了一代又一代村民。

站在洒满阳光的黄河滩头,望着远去的黄河,耳边自然会响起西晋文学家成公子的话:“览百川之宏壮兮,莫尚美于黄河。”是的,黄河是豪迈的,是辉煌的,是壮丽的。

说起黄河的豪迈与辉煌,就会想到李白,想起他那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隔着千载风烟,我们似乎能望见行走在黄河岸边的诗人。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在歌吟黄河,在状写黄河。孟浩然苦吟眉毫脱尽,王维构思走入醋瓮,杜甫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是唐诗把黄河推向了一个高度吗?或者说,唐诗本就是黄河的一个高度吗?

其实,说到黄河与诗,首先应该说到《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们就是这样,凭着《关雎》,推开了《诗经》的大门。开门便见大河平流,绿洲横斜,鱼鹰对唱,一片水墨烟雨,把人带进了黄河,带进了诗。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或许那时,只有黄河两岸才有这么柔美的风光,这么柔美的人物,这么柔美的诗。

## 黄河的高度

卓然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或许那时只有黄河两岸,才有这么柔婉的习尚,这么柔婉的爱情,这么柔婉的心灵。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或许那时只有黄河两岸,才有这样醇美的格调和情调,这么好的风俗与风情。

论《诗经》的品质,三个字很突出:“思无邪”。论黄河的品质,也越发简明,仅“德水”而已。但要想读懂诗与黄河,却并非易事。

要想读懂诗,你得先读懂黄河。同样,要想读懂黄河,你也要读懂诗。

几千年传唱于黄河流域,回响在黄河岸上的,是诗,是黄河的涛声,是中国人的心灵呼唤,是黄河儿女的情语,是一代代传承的乡音。其实,黄河之水不只浇灌了一部《诗经》,还有包括《诗经》在内的“十三经”,及《黄帝内经》《山海经》《水经》《道德经》《齐民要术》《天工开物》等诸典典籍。

一个大雪纷扬的冬日,我在自己的止观斋翻阅收藏的“十三经”。每一部经典,都像是一盏灯,虽然明灭有时,却照彻暗夜,也照彻中国人的心灵。时至今日,其光芒依然能够穿透时光隧道,穿越未来。

我们可以溯源而上,看看遥远的《河图》与《洛书》。传说伏羲氏时期,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画八卦。传说夏禹治水时,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禹,禹依此治河并定九州。不管是传说还是神话,都太让人着迷了,太容易让人陶醉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即使一个地区,如果没有动人的神话与美丽的传说,那就太寂寞了。

《河图》与《洛书》上的圈圈点点不仅排列有序,而且有趣。在有序而且有趣的构图中,蕴藏着无穷奥秘,而其核心是不是就是老子后来说的“道”呢?一个“道”字,似点破了中国文化蕴藏的奥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简直是奥妙无穷!

在我们看来,这些神秘的事情,在古人那里可能是最简单最普通不过了。圈圈点点,是不是就是结绳记事时期在绳子上结的小疙瘩呢?

“小疙瘩”,也许这样说有点轻蔑了。那是我们的先民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劫难,把自己的痛苦、悲哀、欢喜、智慧,都结在了绳子上,结成了一个又一个结,结出了中国文化的渊源。把许多结有小疙瘩的绳子横着、顺着、斜着,一条一条或有序或无序地摆开,摆成许多图案,像是将一些重要的文件汇总一样,作为文档,保存起来。那时的人们居无定所,多数图案被历史湮没了,能够保存下来的,也就那么几件,被后人称作《河图》与《洛书》。在后人,那自然是最珍贵的,实在没有办法道出万千爱意之一二,便借神话与传说让每个黑点点与白点点都散射出神圣的光。

《河图》与《洛书》体现出古人极高的生命哲学与自然科学,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原始的主峰。高山仰止,这些也是黄河文化的高度呢。

红楼微语(五)

## 贾雨村的「未免」

魏署临



沽上丛话

《红楼梦》第二回写贾雨村会试及第,很快升任知府,“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寻了个空隙,作成一本,参他‘生情狡猾,擅纂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语,龙颜大怒,即批革职”。周思源先生在探讨《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时,曾讨论“未免”一词,指出原文两层含义:一、才干优长为何就“未免”贪酷?既然贪酷,为何奏本中只字不提?可见贪酷之弊在当时官场乃普遍现象,故曰“未免”,也就不至于被参;被参的主因是“侮上”。后来雨村复任知府,在护官符的压力下昧了良心,固然有品质问题,但与接受“侮上”而革职的教训显然有关。环境正是在这样在“未免”中改变着人性。二、皇帝将驯顺却未免贪酷之徒当作良臣股肱,所以起复并重用雨村。

周先生抓住“未免”一词的微妙寓意,分析了雨村官运升沉及其背后的时代政治原因,确是见微知著,颇具启发的好例子。但仍有商榷的余地。

一、才干优长与未免贪酷之间无因果顺承关系,原文明显是转折语气,说他虽有长处,却也有缺点。且奏本所言“沽清名”“结虎狼”,某种意义上就是贪酷的表现。二、说雨村贪酷是未免于官场常态,官场都黑,以至于看不出、提不到他的黑;但若官场普遍贪酷,不该反而保护他这种“同类”吗?况且,坏人不会因为自己的坏而不去指责别人的坏。官场是否普遍贪酷,原文中是看不出的。三、雨村被参诚然是因“侮上”,导致他后来心有余悸而逐步陷入缺德枉法的泥淖,而贪酷在他第一次被参之时本就已经是理由,后来被起复重用,却越变越坏,除了因为不敢再“侮上”,更是因为贪酷的老毛病不但没改,反而变本加厉。改了且通畅的是对上的策略,不改且发扬的是贪酷的本性,于是由此获利,他终于找到“贪酷+媚上”的亨通之路,见风使舵,背信弃义,这才是官场黑暗的讽刺性所在。

周先生在这里有将“未免”理解为动词“不能免除”之意,旨在把雨村的问题扩大到当时普遍的官场,用“不免”似在二者间画等号。但“未免”在日常语用中其实还有一种副词用法,即对说话语气的程度表示相对的折损和含糊的作用。

“未免”一词口语色彩较强,参考现代人口语习惯,姑且以《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例,“未免”的释义:一是“不能不说是……(表示不以为然)”,二是“不免”。

“不能不说是”是双重否定加强肯定,近似于“你的顾虑确实太多了些”,这有表示不以为然,甚至是否定、批评等语气。对此义项,《词典》举例句:“你的顾虑未免多了些。”按照义项的解释,这里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话人认为对方顾虑的确太多,且对此持否定态度。这当然可以成立。但实际生活中,这句话因为语境或语气的不同,有时更接近于“你的顾虑似乎有点儿多了些”,含有一些商量、埋怨、试探等语气,即上文所说的相对折损和含糊的语气。

《词典》为“不免”义项举例句:“如此教学,未免要误人子弟。”此句若用来印证前一个义项,即“如此教学,不得不说是要误人子弟”,似乎也未尝不可——《词典》义项的区分和例句的适配似乎欠缺一点严谨性——这也间接证明使用了“未免”一词的语句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理解的差异。

曹雪芹的语言不是“现代汉语”,上文的举例仅是为了更好地让今天的读者理解;贾雨村的“未免有些贪酷之弊”,单从语句上看,其程度的严重性是不太容易精确判断的。这个“未免”或更近于副词,表示一种模糊的估量。

这样分析,绝非要为贾雨村和当时的官场开脱,而是要看出贾雨村的贪酷从萌芽到变本加厉的过程。他初入官场时,所谓“未免有些贪酷”,其实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贪酷”之意,初显劣根性。但当时的他是贪酷而侮上,于是便贪酷不得;后来他逐渐老练,走上贪酷而媚上之路,则贪酷不但可以畅行无阻,且愈演愈烈。如果我们看出贾雨村这般“成长”的过程,才算看出了那个时代某些卑劣文人的发展史。就算只看他自己,而不必断言官场普遍的风气,那个体制的弊端,也已经清晰地暴露在了眼前。

满庭芳

第五四一四期